

民俗學問題格

戴傳賢署



民俗學會叢書

民俗學問題格

（楊成志譯）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印行

The Folklore Society Series
 QUESTIONARY AND TERMINOLOGY
 OF
 FOLKLORE
 Translated
 by
 YEUNG SHING CHI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HIL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Canton, China.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民俗學問題格

(民俗學會叢書)

CHARLOTTE SOPHIA BURNE

楊成

民俗學志

國立歷史學研究所

三友印刷社
 (廣州市德政街)

北京景山新書局
 上海北新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何序

楊君成志將 Charlotte Sophia Burns 女史的 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之附錄第二種

「問題篇」譯成後，就要我替他校正並做序。我現在那裏有心思和空閒來應承他，我只好二者都謝絕。後來，他定要我替他做一篇序，我真沒有勇氣再堅持到底；只得再做一次人情的奴隸吧！

關於民俗學我已經沒有再做人情之必要，從前替人做了兩三次這方面的文字，至今我的良心還覺得一種無形的苛責。不過，楊君，對於你的這一篇譯作，我還應當担負一點責任，因我自己多事，把這部原著介紹給你，並希望你譯「問題篇」這一個附錄。我覺得中國所謂民俗學還在很幼稚的狀態，連採訪資料都沒有門徑，這一篇附錄至少可以給熱心採訪者一個目錄，並在他心中喚起如何採訪的方法和手段。這一篇附錄的翻譯，我覺得對於中國民俗學界是一個貢獻。倘熱心採訪者能切實利用，那末，這篇翻譯一定有益於他為學的。

現在，有些人把。Folklore 和 Ethnography 當做一樣東西看，另有人來問我這個看法對不對。我記得 R. R. Marett 在他的 Psychology and Folklore 中說：「民俗學和慈善事業一樣必須從國內行起，並須在國內施行」(Folklore, Like Charity, Should Begin at Home... (And, Stay at Home... p. 3)) 若這樣講，那末民俗學和民族誌 (Folklore and Ethnography) 是有區別的。民族誌的曠野是所謂 World-Wide 世界樣寬大的。從學問的內容講，也有些區別，民族誌可以包括 Technological and Linguistic Data and Facts 工技學和言語學的材料和事實，但 Folk-Lore 只問造橋修屋的時候，人民對於這種工程行何種儀式，抱何種「迷信」，決不問這種工程的方法，也不問其取何種形式（不過若一種建築形式與某種迷信有關係時，那末，這種關係，民俗學應當過問的），民俗學採集種種言語，但只不過當做信仰研究的材料而採集，對於言語學不是直接的。這樣看來，民俗學和民族誌的區別已經有些明瞭了。民族誌是沒有自己固有的方法的，它借社會學，經濟學，言語學，體質人類學，工技學等學問來做它的工作，它本身只是一種學問的手段 (Scientific Means)，然而 Folk-Lore 究竟是一個獨立有組織的學問麼？它有一個說明的方法，可以列入說明學中去麼？我不得不懷疑！結局

Folk-Lore也不過是一種學問的手段，而不是一個獨立有組織的說明學。不過當做一個學問的手段看，Folk-Lore確實是一個非常收效的手段。因其收效，所以它在學問中可以成獨立的一個部門。因如是，若Folk-Lore爲民俗學則不免太重，不如稱之爲民俗誌來得適當。

中國學者至今還沒有把——Graphie及——Logie和——Isme分清楚，所以什麼東西加了一個學字就可變學，一變了學就有神秘的力量，躲在神秘的帳幔裏，什麼俗套都是高遠的了。中國人對於學問還在原始人崇信法術(Magic)的時代！

莫談了罷，中國要希望真正的學問至少還要等十年，我從前以爲學問可以拚命趕得上外國的，至少也可以趕上日本，但現在我覺得社會的一切條件，真像Mechanism一樣，決不容你這樣便當！

我的這篇序，乃出自楊君之催迫，隨筆寫了一些無關的雜感，真對不起得很。想不至於損楊君半年以來的努力吧。

中國的學問既如此貧瘠，所謂獨創只好騙騙中國人的Magic Mentality而往往貽笑外邦的時代，那末翻譯是最忠實的努力。在這一點我是贊揚楊君的。楊君是嶺南大學出身的學

子，長於英文，此項翻譯想必能勝任，可以使我安心向國內學者介紹他的努力。

六月廿五日 何思敬

顧序

五六年來，我們聽見了一句口號：『到民間去！』當時我們的神經很受震動，許多人想向這一方面努力。但是，到了現在，我們的成績怎樣呢？

三年來，我們日讀總理遺囑，其中有一句：『必先喚起民衆……共同奮鬥』。我們讀了這句話，自然想秉承總理的意志做去。但是，民衆如何而後可喚起呢？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並且曾有哪幾個人對於它想過一番，定過一個計畫，也是疑問。

唉！世界潮流這樣的急劇，民衆是不能不喚起的了，向時所謂士流階級的也不能不到民間去了，然而大家只有開口空喊，沒有實地工作。難道只要這樣喊喊就可以收喚起民衆的實效嗎？還是自己也知道喊喊只是聊盡人事呢？

唉，不長進的民族纔會幹出這樣不長進的舉動！我們要雪恥，惟有把這種召恥的性質根本剷掉才是。不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這些可憐的口號的效用不過是供將來的人的憑弔耳！

大凡學術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理論，一方面是應用。沒有理論，應用的泉源就要乾竭。

沒有應用，理論也不會發生實際的效果。所以我們倘使果真要『到民間去』，『喚起民衆』，也應當有兩部分人分工做：其一是專門做研究調查的工作的，其一是把研究調查的結果拿去設施的。前一種人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宗教學家，語言學家，民俗學家，後一種人是政治家，教育家，社會運動家。

兩月前，不是有一羣獠民到過廣州嗎？如果一個政治家，確是政治家，他看見他們，便要想：我們將如何增進他們的文化？如何在獠山裏造馬路？如何定了官制去廢掉他們的酋長制度？如果一個教育家，確是教育家，他看見了他們，也應該想：我們將如何在他們那邊立學校？如何養成一班師資去教育他們？如何編成許多通俗的讀物給他們讀？但是這種問題在現在都是沒法解決的，因為中國從來不曾養好一班人去研究他們，也從來沒有人自告奮勇去研究他們，所以他們的種族如何，經濟如何，習慣如何，思想如何，言語如何，地理如何，一切不知道，正如沒有斧斤而入山林，只好空手而歸。但是外國人呢，他們因為研究人種和傳教的需要，對於這方面已經有些調查。我們所能彀到得的一點材料，還是靠着他們。唉

，這真是我們中國的恥辱！我們爲了有了這些恥辱而又自己不知道，纔招來了五七，五卅，六二三……的許多次恥辱！

現在我們醒悟了！我們知道，要不受外面來的侮慢，必先自己站得起。外國人能的，我們爲什麼不能！外國人想得到的，我們爲什麼想不到！外國人肯剔除了骨裏的懶蟲，勤勤懇懇，各人就着一方面勉力做去，我們爲什麼不肯！我們一定要審察自己的才力，是做研究調查的工作適當呢？還是在實際社會上工作的適當呢？自己很慎重地問，問明白了再選。選定將來的任務種類後，又要問，在這一種任務裏有多少重要的工作呢？又有多少可以提出的問題呢？自己很慎重地問，問明白了再選。我們一生的命運，必須這樣自己決定，而後可以不爲他人所決定。

我們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中附設的「民俗學會」，是集合許多有志研究民俗學的人同組織的。民俗學是這一班人自己選定的工作，自己擔承的任務。這一班人不說致用，因爲依照分工的道理，描寫實際社會的應當另有一班人。他們對於實際社會，只負供給材料的責任。他們確信擔負了這個責任，一定可以使「到民間去」，「喚起民衆」的朋友得到多量的方

便。

凡是辦一件事，總須具備一個或幾個方案。凡是研究學問，總須提出許多許多問題。所以研究民俗學的人，在着手調查之初，應當先徵求方案；在得到材料之後，應當自己提出問題。從此一步一步地走進去，方能得到研究的結果。這一本「民俗學問題格」是西洋的民俗學者積了數十年的經驗寫出來的，我們正可以借了他們的方案來做自己的方案，而從此提出更新的問題。

楊成志先生譯好了這部書，拿給我看。我看了一遍，覺得作者的注意力非常周到，凡是應當注意的幾已完全提出，即此可見西洋人的不隨便的精神。固然，本書的讀者也許嫌它沈悶而乾燥；但這一方面不想做工作則已，如其想的，那麼，當你實地試驗時便是一部金科玉律的書了。也許有人說，「這書裏提出的問題太繁重了，顧不了這許多」。如果他有這句話，他依然是給一條懶蟲鑽着心。天下的工作那有一件舒是服的，是不費心的？天下的事只有「勞而不獲」，沒有「不勞而獲」！你要做，便得盡你的力做，便得超過這書所舉的問題！世界上沒有現成飯可吃；你想吃現成飯，只應當沒飯吃！你在飢餓的時候可不要怨！

臨了，希望成志先生本翻譯這書的精神，就用了這書從事于實地的調查，做一個榜樣給大家看！更希望編纂地方志的人肯照着這書去調查，使得將來的地方志確成了那地的民衆記載！

顧頡剛

十七，六，廿五，



譯者贅言

這是我半年來在「民俗週刊」陸續發表過譯文的一個小結賬，原算不得甚麼相當收穫的東西。也許會使人感覺得很枯燥無味，如果不站在民俗學的立場來看。但是我們「民俗學會」諸同志都認此爲一種開拓中國民俗的利器，勗勉相加，於是乎，我雖在百忙當中，也願畧加以修改，印成這本單行的小冊子。

這本小冊子的文章，是 *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一書中附錄的 *Questionary* 和 *Terminology* 兩部分的逐譯。希望將來能假我以時日，使完成全部逐植的工作。至書中的插圖，都是我從 *Customs of The World* 書中選出來的。閱者看圖喻俗，或可得到深一層的了解。

有一點要說明，就是這本「民俗學問題格」的取材，是偏重於外國方面的，我們暫時只能借助其方法和方案，來做調查上的參考而已。至於我們要開掘中國民俗的金礦，要完成「中國民俗學運動」，非我們自己去努力調查搜集整理研究，以求得到精審的發見不可。

說到書中的譯文，我自覺很慚愧。我雖借助了日本岡正雄先生的譯文爲參考，然我發

覺他也仍有些少錯誤的地方。其實淺陋如我，那裏又能免於謬誤呢？閱者諸君，若肯賜以指正，這是我所馨香禱祝的。

此書的出版，得何思敬，顧頤剛，史祿國，鍾敬文諸先生的鼓勵，尤其是何顧兩先生更賜我以鴻篇大著的序文，更令我感激不已。至戴季陶先生賜題書額，吳伯明先生，顏志潔小姐及四弟成希代我校對，我同樣地向他們深深道謝。

譯者於東山 一九二八，六，廿六。

目次

一 土地與天空

太陽，月亮，星宿——天氣的現氣——火——土地——山岳，丘陵，森林——巖，石，礦石，及其他——海島——海洋，江河，湖沼，井泉，及其他——

三——二

二 植物界

一一——一四

三 動物界

一四——一九

圖騰系

四 人間……………一九—二七

人生與死亡——名字與形像——特殊的內在力——異常人——局外人——婦女——食料——人體——人體的標徵與毀傷——衣服——

五 人間物……………二七—三一

住屋及其內容——竈——器具——烹調法及其他家政——咒術——宗教的器物底製造——

六 魂靈與他種生命……………三一—三三

七 超人間的存在……………三三—四四